

抗戰救國特輯之一

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 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

(附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與實施原則)

縣縣抗日自衛委員會編

『我們要以最大的努力，

協助政府實現全部綱領』。

這本小冊子所刊載的宣言和綱領的完全實現，是取得抗戰勝利，走到新中國的唯一途徑。要它完全實現，不能單靠政府，而是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的責任。

目次

一、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·····	一
二、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·····	一八
三、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·····	二二
四、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實施原則·····	二四

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

中國現正從事於四千餘年歷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戰，此抗戰之目的，在於抵禦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，以救國家民族於垂亡，同時於抗戰之中，加緊工作，以完成建國之任務。在中國歷史上，民族戰爭不乏其例，然其關係，從未有如今日之深且鉅者。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，在政治上，將使中國失其獨立與自由，在經濟上，將使中國永滯於產業落後之境遇，而為日本工商業之附庸，遠非以前歷史上，時的暫時軍事失敗或政治失敗可比。以此之故，吾人當竭其全力，為國家民族爭取生存與獨立。同時根據三民主義，繼續不斷，完成政治上經濟上之建設，中國獲得自由平等於世界。吾人亦知中國目前若能得和平之環境，則此等建設完成較易，然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，著著深入，已使和平歸於絕望。此次抗戰，在事實上為必然發生，且無可避免，吾人不能望於和平中謀建設，惟當使抗戰與建設同時並行，是則救亡之責任與建國的責任，實同時落於吾人之肩上。惟望全國同胞，以一致之團結，為共同之負荷，伸此捍禦外侮，復興民族之使命，得以完全達到。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之際，對於抗戰以來殉職及殉難之同胞同志，深致哀敬，對於在被敵佔領區域中備受苦難之同胞同志，深致慰勉，同時對於在各戰區暨後方以至海外努力中之全體同胞同志，竭其忠誠，貢獻一

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

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

二

言。

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，蔣中正同志即昭告全國，認此爲國家民族之最後關頭。蓋自塘沽協定以來，吾人所以忍辱負重，以與日本周旋，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，採用和平方法，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，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，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爲最低限度，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。日本於此悍然不顧，肆其壓迫，而猶以無領土野心爲言，抑知領土與主權不可分離。中國若於其領土以內不能保持其主權及行政之完整，則所謂領土，失其意義；經濟合作，若不以互惠平等爲原則，則將成爲片面的掠奪，是以殖民地待中國而已。吾人雖備受橫逆，仍願以最大之忍耐，期待日本之覺悟。廿四年十一月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，猶冀重聲明「和平未至完全絕望，決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至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」。迄於廿六年七月以前，本此方針，未嘗少變。乃日本棄和平解決之方法而不用，突然以兵力進攻蘆溝橋，繼之以進陷北平，旁及天津，無故殺掠人民生命財產，摧毀我文化經濟之建設，爲狀之慘，世所罕見。其處心積慮，無非欲以殘忍手段，威脅我民族，使我北方各省先受其統制，夫北方各省之存亡，卽中國之存亡也。北方各省爲中國文化之發源地，經濟之心臟區。有史以來，一切文化，皆自黃河流域以次擴及於長江流域珠江流域，無北方各省，則中國之文化將歸於枯涸。至於物產，不特農產物爲人民所資以爲生

，礦產如煤如鐵，尤爲中國工業之所憑藉，無北方各省，則中國之經濟無由發展以成爲現代之國家，卽無以自立於世界。故北方各省若不能保全，不特東北四省問題永無合理解決之望，中國領土之全部，亦將淪胥以亡。吾人認此爲國家民族之最後關頭，其意義具如此，吾人當未至最後關頭，曾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，從事於忍耐，既至最後關頭，則不得不以絕大之決心與勇氣，從事於犧牲。自全面抗戰開始以來，將士死傷，爲數逾五十萬；非武裝的人民橫被屠殺，爲數尤不可紀；婦女同胞所受之殘酷，更爲吾人所口不忍言；至於政府人民一切心力物力之建設，亦爲敵人破壞之對象，而夷爲灰燼。然吾同胞同志之血，必非徒流者。此次抗戰，爲國家民族存亡所繫，人人皆當獻其生命，以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命。吾同胞同志之血，一點一滴，皆所以使四萬萬五千萬之人心凝結爲一，以爲中國之金城湯池，卽此心力物力之夷爲灰燼者，亦必於灰燼之中發生熱力，爲中國之前途燃其光明之炬，最後勝利之獲得，不特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可以確保，自由平等之國家，亦可由此以實現，吾同胞同志惟有并力以赴，不達目的決不中止。

抗戰之目的，如上所述，吾人爲達此目的，決不辭任何之犧牲。惟吾人鄭重聲明：吾人之本願在和平，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，惟吾人所期和平，乃合於正義之和平，必如是，然後對內得以自立，對外得以共存；必如是，始爲真正之和平；永久之和平；若捨正義而言

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

四

和平，非和平也。屈服而已。和平所以防止侵略，屈服則所以助長侵略。中國若恍於日本之暴力以屈服，謀一時之苟安，則將降為日本之殖民地，民族失其生存獨立，國家之自由平等，更無可望。為中國計，豈容出此；即為日本計，若遂其侵略之欲，則窮兵黷武，永無底止，勢必困其民，以害人者自害；而為世界計，此侵略之態，既煽揚於東亞，勢必延燒及於世界，使各國人民同罹兵燹戰危之禍；凡此皆助長侵略之必然結果，而為吾人所斷然不為者。以此之故，中國對於日本，既明示以抗戰之目的，更本必死之決心，盡可能之努力以赴此目的，必使日本瞭然於中國之目的。知中國終不可以暴力屈服，幡然變計，放棄其侵略主義，更與中國謀合於正義之和平。然務中日共存之希望始達，太平洋之危機始息，世界和平始得其實之保障。中國此次抗戰，實為東亞百年之大計，非惟對於日本國民無所仇恨，且期待其促成日本軍閥最後之覺悟。以中國之廣土衆民，數十年來與各國之經濟利益已交織為不可分離之網，日本無論其為蠶食，為鯨吞，惟有使太平洋之國際均衡不可得而再建。日本非徒自陷於中國境內長期抗戰之困難，抑且自絕於世界愛好和平之人類，而自淪於孤危，日本國內明諱之士，其亦恍然有所動於中乎？

歐洲大戰以後，各國恍於戰禍之重作，謀和平之永保，因以有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之規定。中國夙以和平為職志，自加入諸約以後，所致力者惟在於「盡文明國應盡之義

務，以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」，一面盡其所能，以從事於現代國家之建設，一面與各國和衷共濟，以謀不平等條約之廢除。數年以來，循此軌道，力向前邁。不幸九一八事變突發，中國仍遵守盟約之規定，避免戰爭之手段，暫得和平之解決。直至去歲七八月間，鑒於日本無止境之侵略，始決定自衛，從事抗戰。從中國立場言，則爲捍禦外侮，爲國家民族爭取獨立生存；從國際立場言，則爲維護條約之尊嚴，對於破壞條約甘爲戎首者予以堅決之抵抗。以是之故，凡愛好和平之國家，自政府以至人民，莫不同情中國，譴責日本。中國當抗戰期間，得此等道德上之同情與援助，至爲感奮。徒以各國間各有其利害之衝突，對於維持和平反對侵略，雖知其義有當爲，然既汲汲內顧，又徘徊於互相觀望之中，遂不能以一致之努力，爲共同之行動，此誠深可缺憾者。加以各國間或以政治上之主義與制度不同，或以經濟上之立場與見地不同，已漸成對峙之形勢，而繁然各殊之利害關係，又參伍錯綜於其間，遂使國際關係，益陷於複雜之境，其變遷離合之所至，或將釀成不可解之糾紛，此尤舉世所引爲深憂者。中國以立國之基本精神而論，自有三民主義爲最高之信仰，惟當努力以求其實現，決不曲意詭隨，以自喪其所守。以經濟的建設而論，總理所著建國方略，實業計劃，對於歡迎外資，開發利源，已有詳明之提示，任何友邦，苟根據互惠平等之原則，以謀經濟之合作，中國無不樂於接受，以期獲得人類之共同繁榮，此爲中國經濟建設之已定方針，決不輕有

所移易。中國今日對外關係，惟當謹守以下兩原則：其一，對於曾經參加之維持國際和平之條約，必確實遵守；其二，對於世界各國既存之友誼，必繼續不懈，且當更求其增進。中國自知爲貧弱的國家，平日所汲汲者，惟在力自振發，以致中國於自由平等，與此空前之國際，亦惟有依靠自力，艱苦奮鬥，以自拔於危亡，決不稍存僥倖之念，以成倚賴之習。惟有當爲世界各先進國家告者，世界和平不可分割，一部分之利害，即全體之利害，故每一國家謀世界之安全，即所以謀自國之安全，不可不相與戮力，以致力於保障和平，制裁侵略，俾東亞之發達之戰禍終於遏止，而世界正在醞釀中之危機，亦於以消弭，此則不惟中國實受其益，世界和平，胥繫於此矣。

以上所述，爲外交方針。至於內政方針，實與外交方針相爲表裏，蓋建國大業，以三民主義爲最高指導原理，外交方針，內政方針，皆由此出發。從外交言之，致中國於自由平等，從內政言之，求所以致中國於自由平等之道，故其精神實爲一貫。吾人本此精神，以從事抗戰，同時本此精神，以從事建國。蓋吾人此次抗戰，固在救亡，尤在使建國大業不致中斷。且建國大業，必非俟抗戰勝利之後重行開始，乃在抗戰之中，爲不斷的進行，吾人必須於抗戰之中，集合全國之人力物力，以同赴一目的，深植建國之基礎，然後抗戰勝利之日，即建國大業告成之日，亦即中國自由平等之日也。世人於此，有所未察，以爲建國大業，有與抗戰

抗戰勝利之後，此不惟浪費中國之時間與精力，且不明抗戰與建國之關係。蓋非抗戰，則民族之生存獨立且不可保，自無以遂建國大業之進行；蓋非建國，則自力不能充實，將何以捍禦外侮，以求得最後之勝利。吾人誠能究心三民主義之最高指導原理，則知抗戰建國二者之相資相輔，以相底於成，有必然者。茲揭其要點如左：

一、民族主義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，關於民族主義，有兩方面之意義：一則中國民族力求解放，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。今先就第一方面言之。抗戰之目的，在於求民族之生存獨立，必民族爭得生存獨立，然後此民族所建立之國家，始有自由平等之可望。從前國內之人道主義者，多抱世界主義的理想；社會主義者，又往往信仰國際主義；曾不知民族精神若不能喚起，則思想爲之混亂，意志爲之散漫，情緒爲之薄弱，其團結因以不能堅固，行動因以不能統一，外侮一至，內潰之象，立時呈現，歷史上亡國之禍，胥由於此也。故吾同胞，必當深切認識，抗戰之際，惟有本於民族主義以發揚民族之固有道德，恢復民族之自信力，使此四萬萬五千萬之人心，凝結爲一，堅如金石。知政治之自由，爲吾民族生存之保障，經濟之自由，爲吾民族生存之憑藉，惟能合吾民族之力以共保之，乃能合吾民族以其享之。民族主義，於抗戰期間，能充分發揮其精神與力量，則此精神與力量，爲今日捍禦外侮之要素，亦即他日復興民族之基礎也。

就第二方面言之、中國境內各民族，以歷史的演進，本已融合而成爲整個的民族，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，已對於諸少數民族豫爲之諾言矣。『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（各民族自由聯合的）中華民國』，此實爲於諸少數民族最大之諾言。而此諾言之實踐，必有待於此次抗戰之獲得勝利，蓋惟根於自由意志之統一與聯合，乃爲真正之統一與聯合。在未獲得勝利以前，吾境內各民族，惟有同受日本之壓迫、無自由意志之可言。日本口中之民族自決，語其作用，誘惑而已，煽動而已，語其結果，領土之零星分割而已，民衆之零星拐騙而已。日本知此廣大之領土與繁庶之民衆，非可以一口吞滅，故必取而嚙切之，嚙切愈細，吞滅愈易，其所以製造傀儡，惟日汲汲如恐不及者，職由於此。故吾同胞，必當深切認識，惟抗戰乃能解除壓迫，惟抗戰獲得勝利，乃能組織自由統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。各民族今日致力於抗戰，即爲他日享有自由之左券也。綜此兩方面言之，以民族主義充實抗戰之力量，以抗戰之獲得勝利，而民族主義之目的完全貫徹，於理於勢，無可疑者。

二 民權主義 抗戰之勝負，不僅取決於兵力，尤取決於民力。民力之發展與民權增進相爲因果，故組織民衆訓練民衆，爲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，亦爲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。惟有當注意者：第一、組織訓練之目的，在養成民衆之自衛能力與自治能力，前者屬於軍事，後

者屬於政治，兩當並重。無自衛能力，則所謂自治無發育之餘地，而無自治能力，則所謂自衛，亦失其根本。故抗戰期間，對於民衆授以軍事組織，軍事訓練，以養成軍國民之資格，固爲當務之急。而政治組織，政治訓練，則先之以地方自治條件之完備，繼之以進而參預中央政事，凡舉國大綱之所規定者，皆當於此謀其實現。第二、組織訓練，必富有整然之系統，然後能以簡馭繁，有條不紊，蓋民權主義與自由主義，固相爲因緣。然在革命已告成功之國家，政治之自由，尤當存在於不妨害國體政體之範圍內。至於革命期間，則政治之統一，較政治之自由爲急，軍政訓政，實爲勢之所不容已，而當對外抗戰，則雖在憲政時代之國家，亦必授權政府，俾得集中人民之力量，統一人民之言論與行動，以同赴於國家至上之目的。當此之際，在議會及在社會間雖然各殊之政黨，亦必相約爲政治的休戰，以一人人民之心思耳。蓋自由與統一，似相反而實相成，無自由則人民無自發的情緒以從事於同仇敵愾；無統一則以意思之龐雜，而致行動之紛歧，戰戰力量，由之減削，有必然者。以此之故，抗戰期間，政府對於人民之自由，必加以尊重，同時亦必加以約束，使得自由於一定限度之中。約束既定，政府人民，共同努力，見之實行，庶幾自由與統一，乃能兼顧。以上二者，爲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之指導原則。至於政治機構，更有當鄭重聲明者：戰事既起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關於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佈，不得已而延期，政府此時惟有依據國民

會議所制定頒布之約法以行使治權。惟爲適應戰時之需要計，應就各機關組織，加以調整，使之於簡單化有力化，並應設置國民參政機關，俾集中全國賢智之士，以參與大計。惟值此非常時期，政府自不能不有緊急處分之權，俾臨危處變，有所應付。要而言之，民衆方面則注意於能力之養成，政府方面則注意於機能之適應，此固所以充實抗戰之力量，而民權之基礎，亦於此建立。則抗戰勝利之日，結束軍事，推行憲政，以完成民權主義之建設，爲勢固望順也。

三、民生主義 總理民生主義中，曾指出中國今日陷於赤貧，舉國之中，祇有大貧小貧之別。抗戰既起，日本軍隊蹂躪所及，農村則廬舍爲墟；田圃生產，化爲燼餘；都市則新興工業，悉被摧殘。近年以來，政府之所慘淡經營，以及私人企業家拮据將茶之所得，皆蕩析以盡。凡此苦痛，舉國之中，無論何人所同受也。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，其最大目的，莫過於憑藉軍事的勢力，以施行經濟的掠奪。詳言之，則爲原料之榨取，市場之壟斷，在佔領區域內從事礦產及農產物之搜括，煤鐵棉花羊毛，尤取之惟恐不盡，同時破壞中國新興之一切工業，紡織機器麵粉機器搬運一空，不能搬運者，則粉碎之無子遺。凡此皆欲摧折中國現代工業之萌芽，使永永久久於原料供給之地位，一切工業品皆仰其鼻息，不能自行製造也。循是以往，不但經濟建設無從說起，國計民生亦惟有日即於彫敝。生計既絕，生命隨之，政治自

由之喪失，其結果爲亡國，經濟自由之喪失，其結果將至於滅種，此不能以歷史上之外患爲例者也。中國爲農業國家，大多數人民皆爲農民，故中國之經濟基礎在於農村。抗戰期間，首宜謀農村經濟之維持，更進而加以獎進，以謀其生產力之發展。至於新興工業，直接間接關係抗戰至深且鉅，必須合政府與人民之力，於最短期間，謀其復興。凡此增進戰時農工生產以奠立戰後經濟基礎，語其條理，雖綽綽有餘，而扼要言之，不外三點：第一、舉國人民，當以極端之節約，極端之刻苦，以從事於生產，資本之累積與產業之振興，近世新興帝國，莫不循此，吾人所宜借鏡者也。第二、舉國人民皆當認定此時所急，惟在抗戰，惟在求抗戰之勝利，一切產業復興之計劃，皆當集中於此。蓋此次抗戰爲國家民族存亡所繫，國家民族之利益，大於個人之利益，必當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爲共同之目的，即使平日因其地位或其職業利益感情各有不同，然覆巢之下斷無完卵，惟有向共同之目的而共同邁進，乃可以救國家救民族，且即以自救。第三、抗戰期間，關於經濟之建設，政府必當根據民生主義之信條，施行計劃經濟，凡事業之宜於國營者，由國家籌集資本，從事興辦，務使之趨於生產的合理化，且必制節謹度樹之楷模。其宜於私人企業者，由私人出資興辦，於國家的整個計劃之下，受政府的指導及獎勵，以爲有利的發展。私人企業既因國家的銀行與重工業及交通網之發達而遂其生長，則於節制資本之目的，既無違背，而私人企業心，亦得所滿足，不惟直接

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

一二

關係國防的經濟事業，得以活潑進行，即關於社會普遍繁榮的經濟事業，亦因以發展，使大多數人民生活之水平線，得以增高增長。以上三者，若能合政府與人民之力，見之實行，抗戰力量由之充實，民生主義之基礎由此奠定，有必然者。總理遺教關於民生主義之實行，諄諄以消弭階級鬥爭爲念，今若於此三端身體而力行之，抗戰以前，中國經濟狀態尙無發生階級鬥爭之可能。抗戰期間，同仇敵愾，階級鬥爭更不容許其發生；抗戰勝利以後，基於民生主義之計劃經濟，口使其有共治共享之理想臻於實現，尤無發生階級鬥爭之必要。消弭之道，莫善於此。吾人謂民生主義之實行，當於抗戰期間求之，且當於此求得抗戰之勝利，決非俟抗戰勝利之後，始從事於民生主義之開始，其理由具如此。如上所述，吾人本於三民主義一而抗戰一而建國，其事似難，其勢至順。倘能壹其心志，始終不易，以不斷之努力，克復困難，奮向前進，則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，有斷然者。

於此有當爲吾黨同志告者。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，臨終之際，念革命尙未成功，勗我同志繼續努力以期貫徹。我同志秉承遺志，努力不懈，先之以掃蕩軍閥完成統一，以結束國民革命前半期之工作，而後半期工作之開始，則在致中國於自由平等。自歐洲大戰以後，各國皆汲汲於維持和平，中國尤欲在此和平環境中，完成其建國之工作。不幸有九一八之事變，空前之國難，適集於吾黨執政之時，雖此事變之發生，決非偶然，而吾黨丁此之際，

責任更無旁貸。數年以來，鑑於國力之未充，國際形勢之未足以維持和平制止侵略，忍辱含垢，以埋頭苦幹之精神，從事於必要之準備，同時期待日本之覺悟，乃準備未達吾人之所預期，而日本之侵略已迫中國至於最後關頭，不能不領導全國，決然出於一戰，國之存亡，種之興滅，胥繫於此。九閱月來，吾國破碎之山河，隨處皆染有吾國同志之血痕，而吾同胞在被敵佔領區域內者，死固不得瞑目，生亦呻吟憔悴，無以爲生，其哀痛迫切之情，與期望恢復之愈，每一念及，心血沸騰，不能自已。吾同志惟有更提高革命之精神，更厚集革命之力量，以負起此重大之使命，而繼吾同胞之望。吾同志當此之際，必當自覺其過去之努力有所未盡而急於反省；尤當深念將來之困難必將更多，而毅於自任刻苦精勤以處；萬事勇敢犧牲以當危難，責己惟恐不厚，遷善惟恐不速；組織更求其精密，務深入民衆；勞苦之事以身先之；訓練更求其深道；學問經驗，日積月累，永無止境；紀律更求其森嚴，不以猜忌而成苛刻之風，亦不以姑息而生放縱之漸。凡此諸端，吾黨同志所宜共喻而相與身體力行之者也。

於此更有爲全國有志之士告者：吾黨欲謀三民主義之實現，其唯一希望在於有志之士一致加入，共同奮鬥。迴憶總理致力國民革命，精勤惕厲，四十年如一日，每經一次之挫折，必獲一次之進步，固由主義政策歷時愈久而愈入於人心，而誠求有志之士，一致努力，使

黨之機體得遂其發榮滋長之功用，以克負其重大之使命，亦爲最要之原因，此總理所謂「夫事有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羣之需要，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，則斷無不成也」。乙酉以後，與中會之倡導，同志寥寥而已，及乎乙巳，而有中國同盟會之改造，海外志士及國內有志於革命者，無不與焉；其已成立組織者，如江浙之光復會，兩湖之興漢會，亦慨然解散，而一致加入，由是羣策羣力，卒成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之業。元年以後，以破壞已終，建設伊始，易革命黨爲政黨，爰有國民黨之改造。二年失敗以後，鑒於議會政治政黨政治之有名無實，徒致禍亂，與革命性質的政黨之頗宜恢復，爰又有中華革命黨之改造。十三年以後，更改造爲中國國民黨，集合全國有志之士，共同奮鬥，使掃蕩軍閥統一中國之工作，得以告成。凡此皆足證明，倘其主義及政策能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羣之需要，則必能得有志之士，加入團體，共負責任，以期主義及政策之實現，此易所謂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」，詩所謂「嘒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」者。九一八以來，「精誠團結共赴國難」之口號，不惟普及於全黨，且普及於全國有志之士，平日雖與吾黨政治見解有所異同，亦無不深體時艱，共維國是。此皆民族意識之表現，而時勢之所需要也。昔者滿清之季，全國人民對於專制政體痛心疾首，由是有志之士集合於本黨，以爲革命之嚮導，遂以收光復之效。十二三年間，全國人民對於軍閥之恣唯暴戾深惡痛絕，由是有志之士又集合於本黨，以爲